

作家频道

泰州早茶

王开生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过生活一日三餐，早上吃的那一顿，大部分地区称为早餐或早点，个别亦有叫“过早”的，如江城武汉。称之为早茶且自成饮食体系的地方，印象中有两处，地处岭南的，习惯上统称为广东早茶，辐射港澳；另一处，在江苏的扬泰地区。昔年间，我曾频至美食之都扬州，熟悉的早茶馆子有富春茶社、冶春茶社和趣园几家，以趣园的出品最为精致可人，堪称早茶界的阳春白雪；

泰州是苏派早茶的重要发源地，早上皮包水，即是言其早茶文化。此番过路，对泰州早茶老字号充满期待。

请教当地友人，本地人吃早茶的近便去处有哪些？答曰：咏春。

清晨七点，天光大亮，一路寻至这座像是拳馆名字的餐馆，青砖青瓦的仿古建筑，临河而立，黄底红字的店幌已高高挂起，在河岸边随风飘舞，透着些许古风；古色古香的店堂里，已是人头攒动，几近座无虚席。两张空桌上的残羹，摆明晨间第一拨客人已离场。听口音，来客果然都是本地主顾，老年食客居半，其眼前多是一碗鱼汤面，一碟烫干丝，慢悠悠地，相互聊着天，消磨着时光。

咏春餐馆的点餐挺有意思，食客须自行到服务台照单点餐，付款后，领一桌号牌，再自行选择餐桌，这里出品的早茶品种约有六十多种，烫干丝仅售六元。泰州饮食中，干丝分为烫干丝和煮干丝两类，烫干丝属凉拌小菜，早茶必吃。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道：“将豆腐干切丝极细，以虾籽、虾油(酱油)拌之。”可见烫干丝由来已久。泰州烫干丝软滑鲜嫩，干丝中通常拌有姜丝、茼蒿，另佐有花生米和火腿丁点缀，爽口，好吃；煮干丝是热菜，干丝内添有河虾仁、竹笋、鸡肉等，汤是灵魂，多为鸡汤骨汤煲之，称为大煮干丝，一般正餐食之。高邮籍的汪曾祺先生擅烹此肴，常以此家乡菜待客，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昔年赴汪宅做客，据说最后连大煮干丝的汤都端起来喝了，足见其味之美。

泰州早茶店里，各色包子和面条是主流，蟹黄包、小笼包、肉包、青菜包、萝卜丝包、雪菜包、豆沙糖包、烧麦和鱼汤面、阳春面、雪菜肉丝面、葱油拌面等等，琳琅满目。普通包子每只售价在二至四元区间，并不贵。早茶包子中的天花板，蟹黄汤包当仁不让，其是一家早茶点出品质量的试金石。一只包子大约用掉两只湖蟹的蟹黄，故价格不菲，牌价三十元一只。广东早茶有“四大天王”，泰州早茶有“早茶三宝”，即烫干丝、蟹黄包和鱼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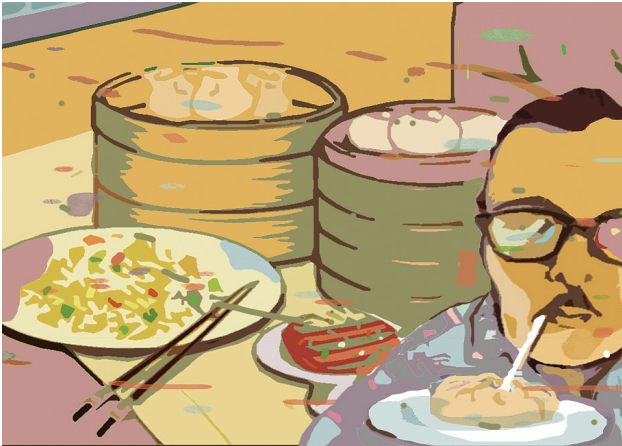


插图 阿占

颇费踌躇地点了烫干丝和三样面食一碗鱼汤馄饨，上桌后始知，大意了！分量太足，一个人根本吃不下。馄饨是大馄饨，新鲜荠菜的馅儿，碧绿、饱满、实成，鱼汤味浓，乳白色，无腥气，据说是用鳊鱼骨和猪骨熬制而成。一大块雪白的千层油糕，上洒鲜亮的青红丝，油晶晶的，香甜、松软。美食老饕李笠翁曾讲：“糕贵乎松，饼利于薄。”此处的千层油糕，正合此意。

我点的包子里，一款是经典的三丁包，肉丁笋丁香菇丁馅料炒制颇合口味，略甜；另一款叫秧草包，秧草，即是金花菜，春天的江南田野间常见，入口有一种春天的清芬野逸之气。秧草包属时令小食，若错过了季节，便要等上一年。茼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春季，当地人喜食红烧河豚，秧草亦是必配的佐食。顺便说一句，无毒的小河豚，泰州人称之为河鱼，苏州人则叫鮰鱼，学名“东方鲀”。

早上八点钟，咏春餐馆店堂里已经开始拼桌了，我的眼前坐了一位小伙子，像是上班族，也是一碗鱼汤面，一碟烫干丝，外加一个不知什么馅的包子。小伙子吃得很快，不时抬头看看我的桌前，显然，他看出我点的东西有点多，他肯定也晓得我是个外地人。本地人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的。

泰州的早茶，有浓郁的市井人间烟火气。就咏春一家而言，其早茶的出品虽无特别精细之感，然特点是味道好，分量足，价格亲民，我想，这也是本地人乐意常来的缘由吧。毕竟，本埠的馆子，本地人认可才是硬道理！

城市秀场

经商的马克·吐温

王溱

众所周知，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作家，然而也许不为众人所知的是，马克·吐温还是个“经商者”，几乎一生都在与钱打交道。

来美国康州参观马克·吐温博物馆时，讲解员一边带领我们观看马克·吐温的“红房子”，一边讲述马克·吐温“经商”的故事。随着讲解员说到这幢漂亮的哥德式大宅，在1891年不得不因债务易主时，我们对马克·吐温的“经商”经历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马克·吐温没上过几年学，但非常聪明。18岁时就是轮船领航员。这是当时在美国排列第三高收入的职业，每月250美金，相当于今天的16万美金。不过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航运生意惨淡，马克·吐温又回到写作的“旧业”。可怜的稿酬根本无法跟以前的收入相比。曾经见过“大钱”的马克·吐温自然心不甘。1861年他跟随林肯总统的一位秘书来到内华达州，想做些木材生意，但毫无所获。然而这依旧熄灭不了马克·吐温渴望发财的欲望之火。内华达州盛产黄金、白银，在“淘金热”下，发财的传言到处都是，这让马克·吐温不能不动心。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甚至全部稿酬都投入到了购买白银矿山的股票中。果然，随着股票的快速上涨，马克·吐温的口袋里日渐鼓胀，春风得意的获得感，让他有些飘飘然。由此他也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然而突然一天，白银股价飞流直下。马克·吐温一夜间回到了“解放前”，变得身无分文。这些遭遇，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比如小说《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塑造了玩弄权术、假公济私的参议员迪尔沃思，以及终日梦想大发横财的小市民赛勒斯等不同形象。赛勒斯既是推销员，又是投机者，还是个梦想家，但最终都为了钱。马克·吐温说这一人物原型是他的一位远房表亲。但是许多文学评论家却普遍认为，或者更愿意相信，这应该就是马克·吐温本人的化身。而那位参议员，是“淘金时代”的丑恶代表。他幕后策划、中饱私囊，利用权力，官商勾结，侵占和攫取他人利益。马克·吐温股票被套，其中少不了这些官僚的卑鄙与贪婪。

其实马克·吐温是“有钱”阶层。作为作家，随着名气的攀升，他的稿酬也犹如芝麻开花。《镀金时代》马克·吐温拿到的稿酬是2万美元，随后还获得7.5万美元的戏剧(改编)版权。19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工人的年工资收入不到800美金，而马克·吐温的收入，用天文数字表述一点也不夸张。到了1880年，马克·吐温的各项版权稿酬年收入已高达25万美元，令无数人瞠目结舌又羡慕不已。

然而丰厚的收入并没让马克·吐温感到满足，也没有收住他那“狂野的”发财之心。自1870年起，马克·吐温曾在大约20多项新业务和发明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包括葡萄园、蒸汽轮、手表公司、保险公司、海上电报、食品添加剂、粉笔雕刻法、牛奶厂、铜矿、珠宝公司等等，但均已失败而告终。其中最令他伤心的是开发打字机和开办出版社。

1880年马克·吐温认识了佩吉。佩吉说正在研发一种打字机，非常先进实用，如果研发成功投放市场，收益肯定极为丰厚，希望马克·吐温投资。可能当过印刷工人、排字员、记者和作家的关系，马克·吐温对打字机颇有“感觉”，他很快答应为佩吉投资。先是2000美元，之后又不断增加。结果15年过去了，马克·吐温先后投了19万美金，最后换来的是颗粒无收，债台高筑。马克·吐温的第二个投资项目是开办了一家出版社。起因也挺有趣。马克·吐温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出版商那里出版，大头都被出版商赚去了，很不划算，于是决定自己开出版社。结果不善经营，连续亏了9万多美金，以倒闭画下了句号。

大量的亏空，让马克·吐温心力憔悴，十分沮丧。此时这位著名的作家，也成了有名的“负债人”。甚至为了躲债不得不远走他乡。直到1898年他才还清了所有的欠债，重新昂头挺胸。

离开马克·吐温红房子时，讲解员诙谐地说，经商一定要看准了再投资，可别学马克·吐温，把房子都抵押出去了，最后还要靠拥趸者努力重新“拿”回来。

虽是调侃，但不无道理。看来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凡事谨慎为好。



诗坛新作

惊蛰意象

(外一首)

萧宸

一声惊雷过后，大地不再沉默

春风抚摸每一寸草木，万物开始悸动

一只蝴蝶紧追一头小鹿

道出浮生密语：“风会记得

一朵花的轮回，你也会记得我”

黄鹂在松柏枝间穿飞

受到一束阳光指引，采摘桑葚浆果

饱食果腹

河边渔人撒网的汗滴，嘴边蠕动

三五成群鱼儿落地的姿态

一切从容不迫，别样洒脱

蛰伏的虫儿，借机突围草木封锁

只不过层层绿叶中，显得极为突兀

在视野尽头，才倏忽发现

田间地头打理农事的我

莫过于一位收藏家

那风声、水声、虫声、鸟声

缓缓靠近我的心，正填充着一片海

那不过是暂时性忧困

幸运，常常垂青于那些
无畏风雪，不屈不挠的孤勇者

就像阳光、雨露眷顾田野
会源源不断地给予精神食粮

现实生活中，一些往往被困境

所压垮的人，那只不过是
内心暂时性的忧困，不要
背对着世界叹息，回避又

沉沦
不论生活有多糟糕，以微笑

驱逐任何恐惧与阴暗，像梵高一样

——沉稳地拿起画笔
描绘一生中，最爱的向日葵

要知道，“生活 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